



文藝建設叢書

採蒲台

孫犁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發行







文藝建設叢書編輯例言

一、『文藝建設叢書』的編輯與出版，是想爲文藝作者在編輯與出版方面盡一些力量；爲讀者供應一部分文藝讀物。

二、自從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提出文藝爲工農兵的方向及整風運動以後，很多革命青年知識分子，自覺地走上了直接爲工農兵服務的工作崗位。八九年來，他們在這一個正確的方向下受到了鍛練，在長期的實際生活中得到了哺育。在文藝運動的發展中，也湧現了不少的工農兵作者。他們中間，有的過去愛好或從事過文藝寫作，有的現在才開始用文藝形式來表達自己所經歷的各方面的生活與鬥爭。我們覺得這樣的作品，在中國新文藝的建設上是值得重視的。由於他們缺乏和文藝出版方面的經常聯系，在寫作過程或寫出來以後，常常需要在整理、編輯、介紹出版方面得到幫助。『文藝建設叢書』的編行，就要在這一方面盡一部分力量。

三、近幾年來，文藝爲工農兵方向已經獲得了廣大文藝作者的擁護，各地文藝作者在這方向下的實踐，已有不少成績。這成績一定會一天比一天顯著。這是中國新文藝發展的可喜的事情，文藝作者也將以自己的努力，參加新中國的文化建設。『文藝建設叢書』也準備在這一方面爲作者們服務。

四、文藝的普及工作中，已產生了大量的、爲羣衆所喜歡的、各種形式的作品。這中間，有很多比較成功的東西——在思想上、藝術上比較完美的作品。這些作品的編輯與推廣，就是在普及基礎上提高的最具體的範例，也是文藝建設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作品。我們也希望能爲這樣的作品的出版工作服務。

五、『文藝建設叢書』以作品爲主：長篇、中篇、短篇小說的集子，詩歌、散文、報告、戲劇及各種文藝作品集子。

六、除作品外，也酌量編輯一些能夠推動文藝運動的翻譯作品和理論文字。

七、『文藝建設叢書』稿件接洽事宜，請投函北京郵政信箱四十號文藝報社轉文藝建設叢書編輯委員會。

目次

正月·····	一
小勝兒·····	一五
山地回憶·····	三〇
看護·····	四二
吳召兒·····	五四
石猴·····	六九
採蒲台·····	七六
鐘·····	九二
種穀的人·····	一二三
殺樓·····	一三四

走出以後.....一四八

黃敏兒.....一六〇

老胡的事.....一六九

正月

這個大娘，住在小官亭西頭路北一處破院的小北屋裏，這院裏一共住着三家，卻是貧農。

大娘生了三個女兒，她的小北屋一共是兩間，在外間屋放着一架織布機，是從她母親手裏得來的。

機子從木匠手裏出生到現在，整整一百年。在這一百年間，我們祖國的歷史有過重大的變化，它只是陪伴了三代的女人。

陪伴她們痛苦，陪伴她們希望。它叫小鍋台的煙燻火燎，全身變成黑色的了。它眼望着大娘在生產以前，用一角破蓆堵住窗台的風口；在生產以後，拆毀了半個破鷄

篋才煮熟一碗半飯湯。它看見大娘的兩個女兒在出嫁的頭一天晚上，才在機子上織成一條陪送的花磚。一百年來，它沒有聽見過歌聲。

大娘小時是賣給這家的，賣給人家，並不是找到了什麼富戶。這一帶有些外鄉的單身漢，給地主家當長工，苦到四五十歲上，有些落項的就花錢娶個女人，名義上是製件衣裳，實際上就是女孩子的身價。丈夫四五十，女人十三四，那些漢子都苦的像澆乾了的水畦一樣，不上幾年就死了，留下兒女，就又是母親的路。

大姐是打十三歲上，賣給西張崗一個挑貨郎担的河南人，丈夫，成天住村野小店，她也就跟着溜牆根串房沿。二姐十四上賣給東張崗拉寶局的大黑三，過門以後學的好吃懶做，打火抽煙，自從丈夫死了，男女關係也很亂。

兩個女兒雖說嫁了人，生活並沒有得到依靠，大娘還得時常牽掛着。好在小官亭離東西張崗全不遠，大娘想念她們了，不管刮風下雨，就揹上柴火筐，走在漫天野地裏，一邊撿着豆根穀粒，一邊去看望女兒。

到了大女兒那裏，女婿不在家，就幫她打整打整孩子們，拾掇拾掇零碎活；到了二姑娘那裏，看見她缺吃的沒燒的，責罵她幾句，臨走還得把拾的一筐穀種，倒在她的灶火坑裏。

二

大娘受苦，可是個結實人，快樂人，兩隻大脚板，走在路上，好像不着地，千斤的重担，並沒有能把她壓倒。快六十了，牙口很齊全，硬餅子小葱，一咬就兩斷，在人面前還好吃個炒豆什麼的。不管十冬臘月，只要有太陽，她就將紡車搬到院裏紡線，和那些十幾歲的女孩子們，很能說笑到一處。

她到底趕上了好年頭，冀中區從打日本那天起，就舉起這面旗子來了！

三姑娘——多兒的婚事，也不能和兩個姐姐一樣了！

打日本那年，多兒剛十歲。十歲上，她已經能夠燒火做飯，拉磨推碾，下地拾柴火，上樹撈榆錢，織布紡線，幫娘生產。

八路軍來了，共產黨來了，把人民的特別是婦女的舊道路剷平，把新道路在她們

的眼前鋪好。

她開始同孩子們一塊到學校裏去，『認識字兒好！』大娘說，給多兒縫了個書包，買了塊石板，在紅餅子上抹了香油，叫她吃了上學去。

十二上她當兒童團，十五上她當自衛隊，那年全區的婦女自衛隊驗操，她投的手榴彈最遠。

經過抗戰勝利，經過平分土地，她今年十八歲了。

三

她正在發育，幾年間，不斷有人來給她說婆家。

姐姐常常是妹妹的媒人，她們對多兒的婚事都很關心，臘月裏，大姐分了房子地，就和丈夫商量：

『從我過門，逢年過節，也沒給娘送過一個大錢的東西，我們過的窮日子，自己的吃穿還愁不來，她自然不會怪罪咱。今年總算是寬綽些了，我想到集上買點東西，上娘家去一趟，順便看看小三的婆家說停當了沒有？』

丈夫是個老實熱情的人，答應的很高興。到集上買了一串麻糖，十個柿子，回來自己又攤上幾個爐糕兒，拿個紅包袱裹了，大姐就到小官亭來。

到了娘家，正趕上二姐也來了，她說村裏正在改造她的懶婆懶漢。

多兒從冬學裏回來，懷裏抱着一本書，她的身子發育的勻稱結實，眉眼裏透着秀氣。娘兒幾個圍坐在炕上說話，一下就轉到她的婚事上去。開頭，這是個小型的訴苦會，大姐說可不能再像她那時候，二姐說可不能再像她那樣子，多兒把書攤在膝蓋上，低着頭，一句話也不說。

娘給她說着個富裕中農，家底厚，一輩子有吃的有做的就行了，大姐不贊成，嫌那一家人頑固不進步。她說有一家新生的中農，二姐又不贊成，她說誰誰在大地方做買賣，很發財，尋了人家，可以帶到外邊，吃好的穿好的，還可以開眼，沒等她說完，娘就說：『我的孩子不上敵佔區！』

娘幾個說不到一塊，先吵起來，二姐說：

『這也不投你們的心思，那也不合你們的意！你們倒是打算怎麼着呀？看看快二十了，別挑花了眼，老在炕頭上！』

『別吵了！別吵了！別替我着急了！』多兒縫着眼輕輕磕着鞋底兒說。

『我們不替你着急，替誰着急呀！』大姐說，『你說，你有對象了嗎？』

多兒點了頭。兩個眼角那裏，像兩朵小小的紅雲，飄來飄去。

『是誰？』

多兒把書合起，爬下炕去跑了。

二姐追出去把她拉了回來：

『你說出來！大家品評品評！』

『這是叫你審官司呀！就是大官亭的劉德發！』多兒說。說完就伏在炕上不動了。

四

『德發呀！』娘和兩個姐姐全贊成。德發是大官亭新農會的副主席。二姐說：

『你們想必是開會認識的。』區長給介紹的。』多兒低聲說。

『人家定了日子沒有？』

『就在今年正月裏。』

『哈！這麼慌促了。你還裝沒事人，你這孩子！快核計核計吧！看該添什麼東西，我去給你買去！』大姐嚷着說，『可不要像我那個時候了，咱娘只給買了一個小梳頭匣兒，就打發着走！』

二姐說：

『你還有個梳頭匣，我連那個也沒有，娶過去，應名是新媳婦，一見人就害臊，人家地主富農的閨女們，穿的什麼，戴的什麼，不敢和人家一塊去赴席，心裏多難過！眼下，我們翻了身，也得勢派勢派！三妹子，你說吧，要什麼綴的，要什麼花的，我們貧農團就要分果實了，我去挑幾件，給你填填箱！』

娘說：

『這村也快分了，你該去挑對花瓶大鏡子，再要個洋瓷洗臉盆，我就是希罕那麼個大花盆！』

多兒說：

『你們說的那些東西，我都不要，現在我們翻身了，生產第一要緊。我們這裏有張機子，是從高陽那裏興過來的，一天能卸兩個布，號價七十萬，我想賣了咱這張舊機子，買了那張新機子，錢還是不夠，你們要願意幫助我，就一個人給我添十萬塊錢吧！』

兩個姐姐說：『回去就拿錢來。』

五

可是一提賣這張舊機子，娘不樂意。她說：

『這是我從你姥姥手裏得來的家業過活，跟了我幾十年，全憑它把你們養大成人，不能把它賣了，我捨不得它！』

『這就是娘的頑固落後，』多兒說，『舊的不去，新的不來呀！』

『新的，我就不戴見那些新的，你會使嗎？買來放着看樣呀？還不如舊的辦事哩！』娘說。

『不會使，學呀，』多兒笑着說，『我們什麼學不會？從前，我們會打日本嗎，

會鬥地主嗎，全不是學會的？」

「你巧，你學得會，我老手老腳，又叫我像小孩子一樣，去學新鮮，我不學！」

「娘就是這樣保守。好像捨不得你這窮日子似的，什麼也不願意換，往後有了好房子住，你還捨不得離開我們這小破北屋哩！」多兒說着又笑了。

「他媽的！」娘說，「我這小破北屋怎麼了？沒有這小破北屋，還養不下你個小雜種來哩！」

「怎麼樣？」多兒拍着手，「說着你就來了，不是？」

什麼時候娘也說不過女兒，到底是依了她。第二天，多兒叫來幾個一頭兒的小姑娘們，把舊機子抬到集上賣了，又去買了那張新機子，抬回家裏來。她把裏屋外間，好好打掃了一番，才把這心愛的東西，請進屋裏去，把四條腿墊平，圍着它轉了有十來個遭兒。

小屋裏放上這張新機子，就好像過去有兩個不幸福的姐姐，現在有了幸福的妹妹。它使這小屋的空氣改變了，小屋活潑起來，浮着歡笑。

多兒對娘說：

『什麼也在這張機子上，頭過門，我要織成二十一個白布。把布賣了，賺來的錢，就陪送我，娘什麼也不用管。』

娘幫她漿線落線。她每天坐在機子上，連吃飯也不下來。她穿的乾乾淨淨，頭髮梳的光亮。在結婚以前，爲什麼一個女孩子的頭髮變得那樣黑，臉爲什麼老是紅着？她拉動機子，白布在她的胸前捲出來，像小山頂的瀑布，她的頭微微歪着，身子上下顫動，嘴角上掛着猜不透的笑。挺拍挺拍，挺拍挺拍，機子的響動就是她那心的聲音。

這真是幸福的勞動。她織到天黑，又掛上小小的油燈，油燈擦的很亮。在冀中平原，冬天實際上已經過去，現在，可以聽到村邊小河裏的冰塊融解破碎的聲音。

她織成了二十一個布，隨後，她剪裁了出嫁的衣服和鞋面。

她坐在小院裏做活，只覺得太陽照的她渾身發熱。她身後有一棵，幼小時候在麥地鋤回來的小桃樹，和她一般高。冬天，她給它包上乾草塗抹上泥，現在她把泥草解開，把小桃樹扶了出來。